

为何很多烂剧本上马,好剧本却被束之高阁

“剧本医生”专为剧本挑毛病

用专业知识为影视项目保驾护航

今年,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、影视项目评估研究所所长,影视项目管理硕士生导师陈晓春编写的《剧本医生:电视剧项目评估与案例剖析》成为国内第一本关于“剧本医生”的教材。对于这本书的写作缘由,陈晓春说,自己经常参加一些电视节,看到一些剧的项目,但仔细了解后,觉得95%都不值得拍,烂项目占大多数。作为国内资深影视研究者,陈晓春给出了“剧本医生”存在的价值:当国内一部电视剧、电影的影视投资已达到数亿时,国内大多数制片人却并不懂影视,以至于很多烂剧本上马,好剧本却被束之高阁,直接导致大量电视剧卖不出去,电影票房惨淡,甚至导致一些影视公司垮掉。而高水平的“剧本医生”正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影视项目保驾护航。

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“剧本医生”,樊苏华已经有近40年的影视从业经验。樊苏华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:为什么有的剧卖座口碑好,有的剧大投入却血本无归?为了搞清这个看似简单却复杂的问题,樊苏华花了七八年时间,几乎把所有美国好莱坞、韩国、日本等经典影视剧拆分,用庖丁解牛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评判体系,成为一名专业的“剧本医生”。

“剧本医生”20年才入门

在樊苏华看来,一个出色的“剧本医生”,相关经验、学识的连续积累,20年可以说刚入门。这些能力,正是来自大量经典电影分析积累和对大量烂片的批判把握。

陈晓春认为,“剧本医生”实际上是两个概念,第一,要非常精准判断一个影视项目的价值,值不值得做?做出来后是否有市场?剧本创作出来后适合于哪个台播出?大概能卖多少钱?成本大

大概是多少?第二,修改剧本,根据剧本的“病情”进行治疗,把剧本变成一个可以操作、符合市场规律的作品。

每次评估时,陈晓春经过一系列科学分析后,出具一份评估报告。“首先是能不能做。比如说风险在什么地方,一个是政策风险,第二个经济风险。经济风险就是大概要投多少钱比较合适,定位在哪家电视台播出。比如说在一一线播,那可以做到一个亿到两个亿;如果说二线,那每一集成本不能超过100万-150万元;三线的话最多60万元1集。”

剧本有病就得治

对于最近姜伟导演、胡歌主演的电视剧《猎场》,陈晓春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:“很失望。猎头确实是一个新鲜的题材,但并不是所有创新的题材都有效。这种违背了市场规定和创作规律的创新是没有价值的。”诚如陈晓春所说,《猎场》目前在豆瓣上评分也仅仅只有5.7。

此前,《大鱼海棠》曾邀请樊苏华提意见。在看过粗剪版后,樊苏华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看法:片子形象系统和宫崎骏相似,但讲故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。《大鱼海棠》上映以来遭遇疯狂吐槽。和樊苏华当初断言的一样,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电影故事上。电影《全城通缉》上映前,片方曾请樊苏华看剧本。在他的四档评价体系里,这部电影被归为最低档,不及格。他的建议是:“不排除有赔钱可能,投资需谨慎。”结果这部投资5000万元的电影,赔了一半多。

著名导演高群书认为,剧本是需要医生的,这是好莱坞影视工业不可缺的必要流程,尤其是电视剧。很多国内编剧因为习惯个人化写作,难免会走向过于独特和脱离现实,这种病得治。

(邱峻峰)



“剧本医生”陈晓春对于电视剧《猎场》表示“很失望”。

日本IP齐聚电影贺岁档

适合中国水土才是最好的

多个日本IP抢占电影贺岁档,成为一景:吴宇森改编日本小说《涉过愤怒的河》拍摄的电影《追捕》正在上映,陈凯歌根据日本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妖猫传》和多位中国偶像明星主演的东野圭吾作品改编的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,也将在12月下旬贺岁档黄金时间上映,日本知名IP电影《烟花》将于本周上映。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引进IP本地化各有高招

由于文化上的差异,引进IP如何本地化,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。《追捕》《妖猫传》《解忧杂货店》都是中国电影人改编自日本IP的作品,在接地气方面各有高招。

陈凯歌执导的最新影片《妖猫传》,改编自日本魔幻文学小说家梦枕貘的《沙门海之大唐鬼宴》。这部描写中国唐朝故事的小说,本来就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,梦枕貘曾对陈凯歌说,“年轻时一直在幻想,如果有一天生活在唐代会是什么样,当我作为背包客来到中国西安时泪流满面。”《妖猫传》创作期间,陈凯歌将梦枕貘请到剧组一起交流,他认为这是拍好合拍片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
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。对于改编,导演韩杰表示,影片坚持讲中国式情感。基于这个出发点,编剧团队把原著中的情节、人物、事件都进行了修改,改成了一个纯中国的故事。

正在热映的吴宇森版《追捕》,其实不是翻拍自1976版日本电影《追捕》,而

是购买的日本原著小说《涉过愤怒的河》的版权,在原著小说精神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个当今时代的故事。

IP改编机会与风险共存

三部日本IP改编的华语片同时在贺岁档亮相,并非个案。今年上半年,有苏有朋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电影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、黄磊执导的改编自日本电影的《麻烦家族》。在东野圭吾作品改编方面,除了名头比较大的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和《解忧杂货店》,《秘密》《那时的某人》《白夜行》等的影视版权,也已被中国公司收入囊中。

日本IP改编形成一个小高潮,一方面是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粉丝,比如东野圭吾近年来在中国属于畅销书作家,另一方面,目前日本IP的性价比还不错。

不过,日本IP改编影视作品机会和风险同在。苏有朋改编的电影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上半年上映,虽然票房成绩基本合格,但片中的人物性格还是饱受诟病,影片被指在文化上水土不服。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岛田庄司同名小说的中国电影《夏天19岁的肖像》,今年5月份上映票房不足1000万元。黄磊执导的《麻烦家族》以及其领衔主演的改编自日剧的《深

夜食堂》,口碑都不尽如人意。

“不管改编哪国的小说,关键是如何讲述故事。”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在改编时一定要对故事本身进行很好的本土化处理,“这也是国际电影创作上通用的办法,只有讲好本土化的故事,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。”

日漫引进难免小圈子狂欢

除了中国改编日本IP的电影,近年引进的日漫改编电影数量更多。去年引进的11部日本电影中有9部是动画电影,今年引进数量基本与2016年持平。本周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版《烟花》,改编自岩井俊二1993年执导的同名电视短片。

说到日漫IP,其改编电影最大的卖点是粉丝多。不过这个卖点有可能被夸大了,今年日漫引进片里,《哆啦A梦:大雄的南极大冒险》表现优异,在中国也只有1.48亿元票房。被许多粉丝形容口碑“爆棚”的《银魂》中国票房只有8000多万元。其他日漫改编引进片如《刀剑神域:序列之争》《精灵宝可梦》,中国票房也分别只有5000多万元与2500万元,不少名气极大的日漫改编片,大多成了小圈子观众的狂欢。

